

●品茗谈文

韩偓的咏梅诗——历代咏梅诗漫谈之五

张先军

梅花开放于寒冬腊月,故有寒梅、腊梅之称。这是冰天雪地一枝独秀的季节,诗人咏梅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这一典型特征,往往寄寓良多。咏梅诗兴起,大概始于南北朝,南朝梁简文帝、元帝二代皇帝皆有诗作。简文帝《雪里觅梅花》一首,不仅点明梅花开放的典型季节“雪里”,还用细腻的笔调描写出梅花拟人化的情态美:“俱羞惜腕露,相让道腰羸。”宛如一位娇羞的妙龄少女在道旁相让婷婷袅袅的姿态,带有六朝绮靡的婉丽文风。其后,何逊《咏早梅》一首,首次注意到梅花开放先于春天的时令关系:“兔园标物序,惊时最是梅”“知应早飘落,故逐上春来”。首开梅花报春、迎春之意象先声。至唐代韩偓以“风虽强暴翻添思,雪欲侵袭更助香”一句赋予梅花“凌寒傲雪”之意蕴。

韩偓,晚唐五代诗人,乳名冬郎,字致光,晚年又号玉山樵人。陕西万年县(今樊川)人,杜牧的老乡。据《唐诗纪事》载:韩偓自幼聪明好学,10岁时,曾即席赋诗送其姨父李商隐,令满座皆惊。李商隐称赞他“十岁裁诗走马成,冷灰残烛动离情。桐花万里丹山路,雏凤清于老凤声”。唐龙纪元年(889),韩偓中进士,初在河中镇节度使幕府任职,后入朝历任左拾遗、左谏议大夫、度支副使、翰林学士。韩偓生逢唐末乱世,仕途多舛,因得罪于叛将权臣朱全忠,被贬濮州司马,后贬荣懿尉,再贬邓州司马。闻朱全忠叛乱劫昭宗迁都,遂弃官南下,经湖北、湖南、江西最终携家避地入闽。“梅花不肯傍春光,自向深冬有艳阳。

龙笛远吹胡地月,燕钗初试汉宫妆。风虽强暴翻添思,雪欲侵袭更助香。应笑暂时桃李树,盗天和气作年芳。”韩偓这首《梅花》收于《全唐诗》卷680,此卷多数诗基本上是按时间先后排列的。此诗之前第二首为韩偓《早玩雪梅有怀亲属》:“北陆候才变,南枝花已开。无人同怅望,把酒独裴回。冻白雪为伴,寒香风是媒。何因逢越使,肠断滴仙才。”可知此时韩偓谪居在外,据明胡震享《唐诗统签》小注,此诗为“甲子醴陵作”,即天祐元年(904)作于湖南醴陵。

欲理解《梅花》一诗之主旨,我们应先了解一下韩偓自湘入闽这段史实。据《唐书·昭宗纪》及《资治通鉴》记载:天祐元年,朱全忠弑昭宗,立李祝为昭宣帝(即哀帝)。为收买人心,伪装豁达大度,矫诏谪居醴陵的韩偓回京复职。韩偓深知一回长安即入虎口,便不奉诏,携眷南逃至江西抚州。时任福建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重视延揽人才,得知消息,派人到抚州邀韩偓入闽。天祐四年(907)朱全忠篡唐,改国号梁。王审知向朱全忠献表纳贡,韩偓对此心有抵触,遁闽入赣,王审知急忙派人前去挽留。但韩偓因感“宦途险巇终难测”,功名之念已淡,希冀过一种“稳泊渔舟隐姓名”的生活,坚拒王之任命。不久进入泉州,后漫游南安,晚年在葵山(又名黄旗山)山麓报恩寺旁建“韩寓”,自号玉山樵人,“已分病身抛印绶,不嫌门巷似渔樵”,过着耕种渔樵的退隐生活。梁龙德三年(约923)病卒,葬于葵山之阳。

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诗,字面的意思

很明确,写梅花开放于深冬,傲雪凌寒,不肯“傍春光”、羞与桃李为伍,刻划了梅花坚贞不屈、不同流俗的高洁形象。关于《梅花》诗之主旨,据焦琴在《蕉阴诗话》中分析,寓意有二,是以咏物寓史实。其一乃反映出韩偓遁闽的动机在于以“梅花”自拟,梅花“不肯傍春光”(俯首权势),而要“自向深冬”(偏远之地)。其二是具体说明韩偓遁闽的目的乃在于“风虽强暴”(唐室陷危)而“翻添思”(更能表达忠诚),“雪欲侵袭”(得罪了的权贵不会放过自己)但“更助香”(有助于显示自己的名节)。结句以桃李的暂时得势作对比,“盗天和气”(篡位夺权)竟敢“作年芳”(作威作福),但是绝对不会长久的。全诗寓事于景,明写梅花暗写史事,既赋予了“梅花”傲雪凌霜坚贞不屈的人格精神,也是诗人不事权贵傲然抗世的自我写照。

韩偓才华横溢,有“一代诗宗”之称,其诗最有价值者乃感时伤世篇。几乎以编年史的方式再现晚唐王朝由衰而亡的过程,纪事与述怀相结合,用典工切,尤长七律,有沉郁顿挫之格。管世铭《读雪山房唐诗抄》曾云“唐末七言律,韩致尧为第一”。其诗悲而能婉,柔中带刚,善将感慨苍凉的意境寓于清丽缠绵之词章,能够从景物画面中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,即景即情,浑然无迹,史称“香奁体”。清人周咏棠评价其诗:“中具多少情事,妙在不明说,令人思而得之。”(《唐贤小三昧集续集》卷下)

(张先军,邵阳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、邵阳市诗词协会主席)



绿色邵阳

杨民贵 摄

●邵阳诗韵

诗传绥宁十二景(四)

刘宝田

一
“绥宁十二景”第五景为“宿楼夕照”。自清康熙二十一年(1682)十二月起,任绥宁知县十三年的范成龙有《徽城十咏》,其《宿楼夕照》云:“元龙百尺贵经营,高峙凌霄接太清。漫道摘星探碧汉,须知吹笛落江城。晴空斜照偏多翠,雨霁残霞分外明。转盼满城烟火静,却疑此景是蓬瀛。”元龙百尺,出自汉末陈登(字元龙),言壮士“当卧百尺楼上”,后亦指壮士登临处,此言高峻。楼接太清,手可摘星;楼头吹笛,韵落满城,还是言其高耸。李白诗:“黄鹤楼中吹玉笛,江城五月落梅花。”梅花者,曲调之名,亦言其高。颈联写楼头揽胜,斜照映翠,霞明霁雨,明丽透亮,纤尘不染。回首一望,灯息人静,直疑是一片蓬莱净土,宜栖之福地。今楼已不存,仅立此存照矣。

第六景“高井回甘”,范成龙亦有诗:“年年高井喂甘泉,滴滴怡人到处传。一派清流同合浦,满城庆洽赖烹鲜。春束疑有鑫茎露,秋后惟余石谷烟。昔日子云曾献赋,至今谁复奏斯篇。”喂,喷,此指喷水。合浦,位于北鄰湾,盛产珍珠,称南珠。此喻井水似合浦海水一样源源不息。庆洽,吉庆和协,此指欢庆之事。金茎,用以擎承露盘的铜柱。传说以金茎露和玉屑服之,可得仙道。此指井水之珍贵。子云,汉扬雄字子云,曾有《甘泉赋》名动一时,流传千

古。此以高井比汉之甘泉。全诗极状高井水之名贵。

高应冕亦有《高井回甘》,不忘苍生濡泽,颇有召伯甘棠之心:“高井何年与旧盟,醴泉新涌济苍生。秋来桐落膏初竭,春至桃蟠味复琼。地宝呈祥昭圣泽,石甃回美裂山精。儿童争汲饮甘露,谁见寒潭彻底清。”首联说高井似乎与当地结有盟约,常向苍生供应醴泉。因此想到这也是圣上的恩泽,因为率天之下,莫非王土呵!石甃裂开,流出的是山之精魂呵!儿童争汲,取之不尽,但井水藏在石岩之中,只见其源源不断流出,谁也没有看到它深沉丰厚晶莹清澈的一注“寒潭”。一口井,一潭水,下思黎民,上感圣德,无怪士民对其有“召伯甘棠”之颂。

二

第七景“金钗西垂”。县治西郊之山,犹如神女,玉珥琼簪斜插于髻,故名。高应冕云:“天险雄关金凤凰,登临惊傍锦鸳鸯。春深草暗红铺绿,秋净霞明翠带黄。影落霜溪云鬓冷,春分桂月镜台芳。横插斜月同西坠,可是瑶姬更晚妆?”

远望如凤凰歇翅,登临似鸳鸯栖梦。春来红妍绿醉,秋日霞灿叶黄。前二联描绘山形山色,虽赏心悦目,未见其特殊风华。后二联拟人摹写,风韵楚楚。对着桂香弥漫的月镜梳理发髻,清冷的云鬓映在莹澈的溪水里影影绰绰,恰似半遮面的美

人,动人遐思。斜日摇光,横插于翠鬟之上,慢慢坠入迷蒙的夜色,是天上的瑶姬在收拾晚妆吗?我似乎看到诗人沉醉其中,如对梦中情人。

绥宁龙见图,清康熙十二年(1673)贡生,同题诗所用具象,几乎与上诗一致,只是组合不同:“西山擘出冶金仙,几度熔成一朵妍。凿凤嵌珠衔落日,敲鸾滴翠散轻烟。云鬟斜插巔蒙雾,玉镜横窥影照川。想自女媧余发隧,教人睹象学经天。”也是那些形象,但风韵不再,意境已失,没有了那种影影绰绰的美感、朦朦胧胧的韵致。特别是最后的议论,想象是女媧留下来的一枚发坠,令人看到这枚发坠,而去学习日月经天。隧者,坠也。经天者,纬地经天之事业、之壮怀,牵扯别扭,味同嚼蜡。

第八景是“四山环翠”。读其名,则可想象是指城郊群山屏围,青翠可爱。但此等景几乎处处可见,若无别样秀媚妖娆,或只是凑数而已。

试读绥宁廪生杨培垣诗:“石壁层层万井环,孤城却倚碧云间。朱帘叠挂花盈路,玉带重围雪满山。况建文峰连北斗,还凭画阁锁东关。何须四塞夸天府,万里金汤杜远蛮。”首联见山势围城,颌联写春花冬雪,颈联展示两个特写镜头:“文笔凌云”,东关画阁。平常景,平常诗。诗人自己也说,不要夸“四山环翠”围住了一片天府福地,不过是关山险厄,易守难攻,可以杜绝远方的蛮夷窥视,保护境内多得平安之日。

景虽一般,但知县杨九鼎却凭栏生情,下笔清新:“万山结曲围成寨,谷转峦回列画屏。徙倚凭栏聊怅望,雨余新沐数峰青。”望峰青而怅望,亦醉翁山水之情也。

●思想者营地

眼力见

彭利文

我不是有个“眼力见”

屋,本是司空见惯,并无出奇之处,而作者的笔下却是如此多姿多彩,呈现出似幻如真的朦胧美,浮雕般的立体美。由此,想起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一句名言:“所谓大师,就是这样的人,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看过的东西,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。”在他人看过却看不到处,寻见一片洞天,这就是大师的“眼力见”。

《笑林广记》有个笑话,说几个庄稼院的老头唠嗑,论及过去皇帝老子的生活起居。一个说,皇帝天天都吃肉馅饺子。另一个补充道,那还用说,他上山劈柴用的都是金斧子。虽是笑话,却有生活真实。旧时代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老头,其“眼力见”确乎如此。

王之涣说,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杜甫也说,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视角决定视野。那么,人之“眼力见”,自然也是来自他的人生平台。而人生平台却又与出生家庭和成长环境密切相关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每个人打一出生,即已决定了他的人生阶层和发展平台。“眼力见”如一道透明的天花板,横亘在不同阶层的人之间,站在下面的人看不见它,也就不知道要去突破它。也许,这正是人生上升之途中面临的最大挑战。

我是一个没有“眼力见”的人,年轻时是,年岁大了还是。有趣的是,往昔超群的视力一天天在变差,看人却看得更加清楚了。(彭利文,供职于洞口县人民医院)

●煮酒论史

拒绝为自己立碑

唐宝民

读唐史,读到了两个“拒绝为自己立碑”的故事。

有一年,宋璟被调任为广州都督。在广州都督任上,宋璟专注改善民生,并没有因为外调而灰心。716年,他被调返京师,任刑部尚书,但广州的百姓并没有忘记他的好。718年,广州百姓自发捐钱,要为他修建“遗爱碑”。消息传到京师后,宋璟立即求见玄宗皇帝,对玄宗说:“臣任广州都督期间并没有什么优异的政绩,现在由于臣的地位显耀,有些阿谀奉承之人才要张罗给臣树碑,这种风气一旦开始,各地纷纷仿效,则后患无穷矣!要革除这种恶劣的风气,希望从臣这儿开始,请陛下降敕禁止为臣立碑!”玄宗想了想,认为他说得有道理,就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
唐宪宗当政的时候,中官吐突承璀感激皇帝对自己的垂爱,为皇帝建了一座“德政碑”,用来颂扬皇帝的政绩。碑屋建好、碑石打磨完毕后,吐突承璀请皇帝下令征集碑文。当时,翰林学士李绛就在旁边,便对宪宗说:“德行高的人,功绩与天地同在、与日月同辉,用不着立碑来记录政绩,这样做会被天下人耻笑。”宪宗认为他说的有道理,就对吐突承璀说:“碑不要再立了,碑屋立即拆除吧!”但吐突承璀心有不甘,还想继续立碑,就对宪宗说:“碑屋花了很多时间才建成,建得很结实,想要把它拆除,不容易啊!”宪宗听罢说:“那就找几头牛来将碑屋拉倒!”这样一来,吐突承璀无话可说了,只好遵照宪宗的吩咐,而宪宗此举也传为佳话。